



## 七日談

(上海篇)

十一年後，朱績崧回憶起與陸谷孫先生卧室相對的那一刻：

二〇一四年初，正值農曆新年，在他家的臥室兼詞典編纂工作間裏，陸老師告訴我，上海譯文出版社正在醞釀《英漢大詞典》第三版。那時，我坐在他床頭積灰的枱式電腦前，他躺在衾枕橫斜、吱嘎作響的大床上。他引用李爾王的話說：「決心擺脫一切世務的牽縛／把責任交卸給年輕力壯之人」，我這位年逾古稀的導師點燃了一支香煙，吐出一口「妖霧惡氣」（他忘了，我是哮喘的老患者），然後建議我參與《英漢大詞典》第三版的工作（他忘了，我還是懶癌的久病人）。在接下來的沉默中，我們倆都抖起了腿——是有點焦慮呢，還是有點期待啊？（《英漢大詞典》第三版序言）

這是師徒交班（也許是「託孤」）的場景。我得知這個消息已是當年八月的上海書展上，我先是倒吸一口涼氣，接着豎起大拇指。「陸老神仙」還沒有到一百歲呢，平常他跟網友聊得熱火朝天，這就撒手不管了？當個顧問也好嘛。而網名為「文冤閣大學士」的朱績崧，職稱就是講師，要知道，現在很多部門招個職員都要博士，學術機構用人更是對品階要求得沒底線。《英漢大詞典》乃千秋大業，就這麼交給朱績崧？儘管他那一年三十五歲也不算嘴上沒毛，可是在「皓首窮經」的文科領域，大概還是連個板凳都坐不上。況且，他的師兄、師叔、師伯以及更多的「德高望重」們就靠邊站了？——這種事情只有陸谷孫能夠做得出來，他常常不按常理出牌。

陸先生肯定是經過深思熟慮，畢竟《英漢大詞典》是他的名山事業。他對朱績崧的偏愛也不是一天兩天了，朱績崧剛留校時，陸先生在文章中就不無得意地提到：「距我最近的一位，在完成博士學業之後，經過與人PK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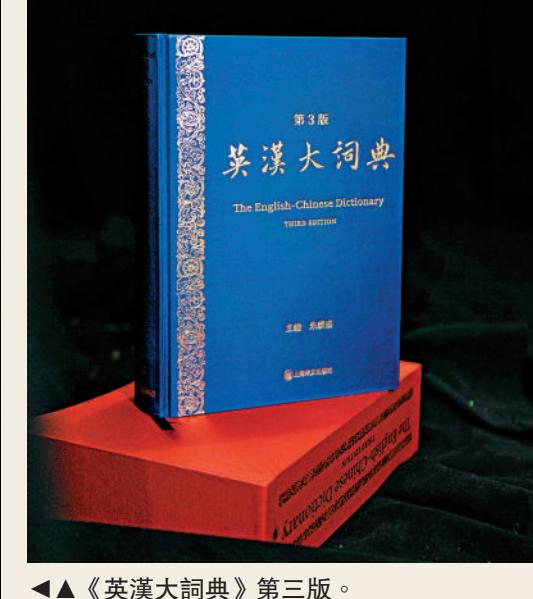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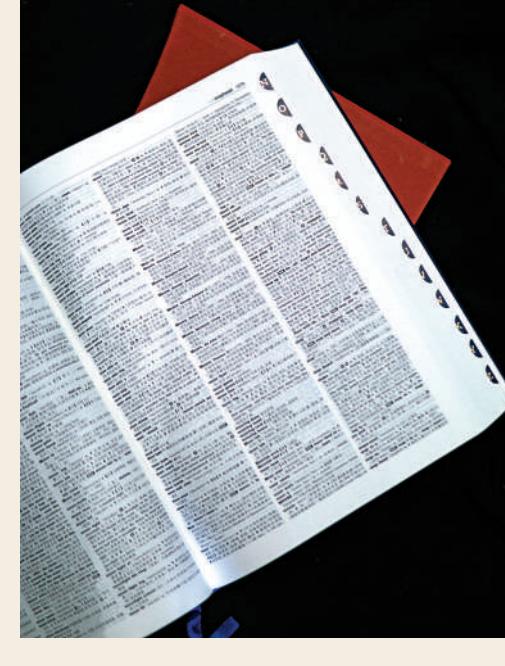
講，留校任教。他從我這兒學去一樣不太合乎時宜的東西，就是想做閒雲野鶴，教好書的同時，讀一輩子雜書，以講師終老，甚至給發配去當圖書管理員，都無所謂。要他服從今日國內學術界橫行的或顯或潛的規則，他覺得有悖真正的學問之道……」（《提升及其他》，《餘墨二集》第三百零七頁）不合時宜，閒雲野鶴，教好書，讀雜書，不悖學問之道……陸先生這是對着鏡子看年輕版的自己嗎？二〇〇九年，他的文集《餘墨二集》出版時，給他作序的是朱績崧，顯然，排資論輩那一套，在「老神仙」的心中沒有多大位置。英漢大詞典編纂處副主任張穎還曾透露，陸谷孫跟她講：「《英漢大詞典》作為一個旗艦產品要再往前走，需要一股能破壞的力量。朱績崧東一榔頭西一棒，可以給《英漢大詞典》帶來不同的東西。」交棒朱績崧，他考慮的根本就不是個人名利，甚至也不是個人喜好，而是着眼未來、發展，讓《英漢大詞典》能「往前走」。

這是陸先生考慮已久的問題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，編詞典這種活兒，要說有光環最多一秒鐘，長年累月的是寂寞乃至枯燥。一九九一年在《英漢大詞典》即將出書之際，陸先生談到「犧牲」：「既然是一項事業，它就要求犧牲，我們大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已經並繼續在作出這種犧牲，而喬艾宓、錢永心，還有楊西岡等七位老同志，更可以說是獻給了《英漢大詞典》的祭品。」（《關於生和死的思考》，《餘墨集》第一百八十一頁，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四月版）這不是風光的差事，而是悲壯的事業。在理想與現實之間，我們不能拿道德綁架年輕人，讓他們有動力，首先得是發自內心的熱愛。

陸先生早在二〇〇七年就感慨過「後繼乏人」：「這些年來，此間詞典編纂領域的團隊後繼乏人，這又與學術界把詞典編纂成果邊

# 來年願聽雛鳳聲

周立民



▲《英漢大詞典》第三版。

英漢大詞典編纂處供圖

緣化，出版界為詞典付酬設限輕薄苛嚴有關。」他羨慕：「牛津大學出版社製作詞典歷兩個半世紀而不衰，得以物色、訓練並起用一批又一批熟悉又熱愛詞典、並由此而願意獻身語文事業的俊才，如此涓涓不壅，這當是最令人欽佩又艷羨的成功特色之一。」（《涓涓不壅——〈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〉第七版序》，《餘墨二集》第五十一頁，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二月版）一個學術項目的持續，人是關鍵。所以，當朱績崧出現的時候，我都能想像得到「陸老神仙」的眼前一亮，有一顆詞典種子，太不容易了，他的決然選擇為的是事業的延續。

朱績崧當然不是白給的，在本版《英漢大詞典》的序言中，他講了高中時代讀詞典的因緣，談了追隨陸先生學習承接前輩遺風的過程，以及他的論文和研究方向，彷彿是為了證明自己「有資格」。其實，我更看重他宣稱的是事業的延續。

新版理念：深度社會化和高度數字化，前者強調吸納多學科、跨領域內容，讓世界各地的「志願者」參與進來，提供語料、書證，後者蓄意開發數字版詞典以適應當下使用。我還特別注意到這個團隊的年輕化，年富力強才最有創造力、創新性，也更值得期待。

一本詞典的成功與否，有待於讀者和學者去檢驗，但是，《英漢大詞典》的這種以新人、新風推陳出新的思路，值得肯定。記得陸谷孫先生曾譯艾略特詩：「去歲詞語去歲聞，來年願聽雛鳳聲。」並充滿期待地寫道：「願少年新進不斷把《英漢大詞典》的後續工作做下去，發揚復旦外文系由已故葛傳槩先生開創的英漢辭書編寫傳統，青出於藍，雛鳳清……」（《〈英漢大詞典補編〉小序》，《餘墨集》第一百二十六頁，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六月版）相信朱績崧們努力捧出的成果，會讓陸先生含笑九泉。

## 一個港人的獨白



柳絮紛飛

小冰

列車駛過大埔，不用我給你講解，就知道遠處那黑森森冷冰冰的宏福苑大樓是怎麼回事，它們的模樣，戳得我眼痛，頭痛，心口痛。

火災之後的廢墟帶給人無限的悲痛，滿目瘡痍，在冬日裏更顯冰涼。我不知道那一百六十個逝者的名字，但是知道他們是爺爺奶奶外公外婆，是父親母親姨媽伯父，是兒女，是鄰里，是兄弟姊妹，是來自海外的傭人幫手。

誰也料不到，清晨上學的學生下午放學就突然回不了家；上班的成人下班就突然回不了家；買菜的家庭主婦也突然回不了家；散步的傭人姐姐和孩子歸來時也突然上不了樓。幾千人的家園，說沒有就沒有，本該百年身世的性命中途撒手，與他們的親人朋友無奈地薄緣！

只要看看身邊的人和事就明白，現實中我們所擁有的，在那裏曾經都有，有生活、愛情、談笑風生、天倫之樂，有冬日的相依和夏日的歡樂，就算有困難有煩惱，那也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
逝者，你們是熱愛生命的呀！命運帶你們到人世間走一趟，建立了家庭，擴展了親情，擁有了朋友，累積了牽絆，到頭來卻不給個交代就走了！你們讓親朋好友心碎！讓全港民眾痛心！想問，在生命的盡頭你們是怎樣呼吸的？怎麼地痛？想說什麼？擔憂什麼？我們心不甘啊！

生者，要等到怎樣的天長地久才走出陰影！那些天從早到晚，獻花的隊伍排得老長老長，在九龍、港島、新界和各個離島，有的排隊排了兩個小時，有的排了三個小時。

消防員何偉豪先生請放心，你的同事們將繼續你的事業，以更加科學的方法、更加專業的操作、更加實際的流程守護家園，守護生命。逝者同胞們請放心，你們的親人將得到妥善安排，將繼續工作，繼續學業。罹難的外傭請放心，你們魂歸故里了，但是你們的僱主不忘記你們，香港市民不忘記你們。逝者的親友們請振作，日子在前，災難在後，你們要堅強地面對事實，把未來的路走下去，把日子過下去，把逝者生前的事業繼續做下去。

有誰能撕去對那裏曾經的美好記憶？沒有！要怎樣痛定思痛地反思才對得起逝者、不辜負生者？

浴火重生，香港會更加安全，更加宜居，更加美好！



君子玉言  
小杏

中，一座座古雅的碉樓靜靜佇立，青磚黛瓦，穿越了百年滄桑。

「當年離鄉間漂洋到金山，流血流汗為賺錢，拋妻別子情悽慘，孤單有家亦難還。思念親人長抱依，別時容易見時難。」十九世紀中葉，中國陷入外憂內患。地處珠三角山、恩平、新興、新會四縣邊界的開平，治安混亂，土匪猖獗。清順治初年設縣，定名開平，寓「開郡主縣，天下太平」之意。然而名字並沒有帶來太平，百姓生活仍然貧困動盪。一批批鄉民背井離鄉向外謀生，在異國他鄉的礦山、鐵路、農場艱辛勞作。到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後期，開平已成為「無僑不成村，無村不僑眷」的著名僑鄉。華僑也被賦予了充滿誘惑力的名字——「金山伯」「金山客」。很多華僑在海外省吃儉用，「什麼苦都可以吃，什麼活都願意幹」，攢下的一點點血汗錢匯回家鄉置業，當時開平民間流傳着一句話：「金山伯有一千有八百。」於是，僑眷成了土匪的瞄準對象，催生了一種具有防禦功能的建築形式——碉樓。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，僑胞們帶回海外的圖紙與鋼筋水泥，結合當地傳統建築工藝，建起了一座座漂亮又結實的碉樓。

「開平百分之七十的碉樓是混凝土結構，水泥來自英國和瑞典，鋼筋來自德國，瓷磚來自意大利，木材來自印尼。」這些建築兼具居住與防禦功能，牆體最厚處可達尺餘，鐵門配多把鎖，窄窗設鐵板與鐵柵，部分牆體預留「T」字形槍眼，頂層常設瞭望

## 碉樓百年風

大雪節氣的嶺南，秋意正濃。三角梅的藤蔓攀緣着竹籬蔓延；異木棉盛放，枝椈粉白花朵簇擁。芭蕉叢叢，百年古楊桃樹果實纍纍；剛剛收割過的稻田一片金黃……就在這片秋景

中，一座座古雅的碉樓靜靜佇立，青磚黛瓦，穿越了百年滄桑。如今，透過碉樓「燕子窩」，望見的不再是刀光劍影、槍炮硝煙，而是稻田秋色，青山祥雲。

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，碉樓數量最多達到三千多座，至今完好保存一千八百三十三座。別墅式、庭院式、教堂式……融會了世界各國建築的精華，一座座樣貌各異，佇立在稻田、榕樹、芭蕉、竹園、荷塘間，呈現着建築之美、田園之美。

沿着陡峭狹窄的樓梯拾級而上，中西合璧的生活方式逐一展現：華美的彩色地磚、堅固的樓梯、西式炊具、手搖縫紉機、枱式留聲機、造型華麗的吊燈、浴缸……都是那個時代的舶來品。碉樓人家同時也使用着最傳統的中國農具，呈現了東西方文明的奇特融合。「當年清理這棟樓的時候，有婦女用過的法國香水和美國龐氏面霜，男人用過的三五牌香煙和威士忌……」

二〇〇七年，「開平碉樓與村落」被列入

《世界遺產名錄》，這是中國首個華僑文化的

世界遺產項目，也是國際「移民文化」的第一個世遺項目。世遺委員會評價其「集防衛、居

住和中西建築藝術於一體，體現了近代中西文

化在中國鄉村的交融」，這些藏於嶺南田野的建築瑰寶獲得全球認可。如今，碉樓雖已淡出村民日常生活，卻作為歷史見證者被保護修繕，成為承載僑鄉記憶的重要載體。

不同村落的碉樓，有着各自獨特的韻味。自力村的十五座碉樓疏密有致地錯落在田野中。碉樓底部是中國傳統的磚石結構，頂部則造型繁複：拜占庭式的穹窿頂、巴洛克風格的渦卷紋山花、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柱式。門窗、柱頭等部位的精美雕刻，既有中國傳統的龍鳳呈祥、八仙過海，也有西方的植物花卉、人物形象。銘石樓——這座美國華僑方潤文所建的五層建築，樓前是一片荷塘，蓮葉田田，大廳裏擺着西洋風格的屏風，上面卻有十多幅中國詩畫。玻璃是意大利進口的，而雕花是中國師傅雕刻的。走上樓，德國的古鐘、日本的首飾盒，各種酒瓶、陶瓷工藝品等洋貨靜靜躺在陳列櫃，揚琴和留聲機擺在一起……房頂五根羅馬柱托起了一座中國園林式的亭閣。在這座充滿異國情調的碉樓中，中國文化依然佔據至高無上的地位，隱喻着遊子「落葉歸根」的文化眷戀。

立園由六棟別墅與一座碉樓古堡組成，由旅美華僑謝維立歷時十年建成。以《紅樓夢》大觀園為藍本，與古希臘、古羅馬的拱柱相映成趣。馬降龍村的十三座碉樓群綠樹掩映，幽靜安閒，頂層瞭望台當年曾是觀察匪情的哨點，如今登樓可覽潭江如帶、遠山如眉。

村中的午後格外寧靜。村民在村前大榕樹下砍竹竿，空地上晾曬着肥料，雞鴨在竹圍欄中悠閒覓食，老人拄着柺杖走過深巷。碉樓牆面已被青苔輕輕覆蓋，昔日的動盪飄搖，早已化作田園間的風，消散在花香裏。

▲開平碉樓。

作者供圖

## 與一場雪對飲(上)



如是我見  
王成偉

前不久的朋友圈裏，河南、湖北的朋友都在為今年的第一場雪激動。不用猜，北方很多地方也下了，應該下得更早更大，只是沒看到有人晒。我們太習慣只看雪最外面那一層，再往裏深一點，都懶得伸一指頭。

雪，年年歲歲皆相似。差不多的月份，差不多的形狀，飄落時的地心引力也沒有區別。哪怕見了許多年的雪，可是每年的初雪抵達時，人們依然會欣喜雀躍。這便是因為會淡忘，因為距離產生美。盛夏的酷熱，秋風的蕭瑟，太漫

長了，漫長到像在刻意阻礙我們與一場雪的對飲。

人們還沒做好心理準備，二〇二五年的第一場大雪就這麼浩浩蕩蕩地來到面前了，像一個甚難相見的友人突然蒞臨眼前。

與一場雪對飲，當然得燒起一隻圍爐。炭的質量要好，橄欖炭或者核桃炭，菊花炭也不錯，無煙、安靜、耐燒，火還夠旺，幽幽的火光把人照得紅撲撲的，還可以照亮一些想念很久的面孔。穿透一些歲月，那些遙遠處的人會順着光亮遁着時空而來，安詳圍坐，面

帶笑容。

爐上須放一個製作精美的鐵網，紅心的黃心的紫心的紅薯，不知來處的橘子、柿子，還有花生、紅棗、龍眼，都在上面嘶嘶地發出各種聲音，從外皮到內心快速發生着難以看見又心知肚明的物理變化。冷冽的空氣逐漸變得熾熱，又摻雜進各種甜蜜的、酸軟的香氣，屋子會變得熱鬧起來，堅硬的水泥牆壁也跟着柔和起來。

會喝酒的人，這時候可以溫一壺黃酒，最好是家鄉人釀製的。世上美酒萬千，也只有出生地的那壺酒最懂你的腸

胃。酒的溫度要剛剛好，太燙了會變酸，還會灼燒傷心。琥珀色的液體表面微微漂浮些熱氣，在火光裏閃爍着粼粼碎玉，緩緩步入你期待已久的口腔。即使一個人獨坐舉杯，也能「看見」許多人與你共飲。

喜書的人，此時該有一本書走到你面前。書裏的字最好從容清淡些，過於傷悲或激情，都會沖散空氣中的果香、酒香，和窗外鋪天蓋地的雪意。就那麼一些清澈回甘的字，不必追求名家巨著，也不必要求自己看多少，隨便翻幾頁，累了就閉目養神。當然，若是自己

出了書，隨便打開一頁，那些熟悉的人與事都會跳將出來，與你圍爐對飲。

不善酒的，煮一壺茶吧。得紅茶，雲南的滇紅、武夷山的正山小種和金駿眉都是上上之選。若是用了透明玻璃茶壺，還可以看見茶葉在紅潤透亮的沸水裏舒展、翻滾、跳躍。松煙香、花果香、蜂蜜香交織纏繞，徐徐散出，瀰漫繞樑。萬物寂靜，茶在壺中跳出你心裏真實的世界。無錫的紫砂壺或蔚縣的青砂壺都不錯，咕咕嘟嘟的水聲，讓時間有了不一樣的律動。

一壺茶，毋須喝，看着它，煮着它，也春色無邊。莽撞的雪花不小心撞上窗玻璃，瞬間就化成一串水珠，沿壁流進你心裏。